

(二) 現代獨幕劇

東方文庫第十八種

商務印書館發行

(二) 劇幕獨代現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Contemporary One-act Plays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回(東方文庫)現代獨幕劇三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海上公主

法蘭西 Postand 著
冠 生 譯

海上公主，名喚美麗娜，是忒黎波黎的伯爵夫人，中古時候一個絕世的美人。她的美名，傳到西方，被一位勃拉易侯叫做呂特爾的聽見，思念的了不得，亟想一親顏色，就不遠千里地泛海去訪她。不幸事不湊巧，在路上害了重病，因此他非常失望。這時候，他有個很摯交的朋友，叫做貝忒郎，同在船上，眼見他這副神氣，心裏老大不忍，就自告奮勇，隻身跑進忒黎波黎，想把他一片至誠，傳給公主。那知貝忒郎一見公主，被她的美色所惑，就和她發生戀愛，反將那船上生病的朋友看淡了。但是他們心裏終究覺得不安，臨了，她仍舊泛海——

來看他。

登場人物

侯爵呂特爾

愛拉斯姆（醫生）

忒羅非墨（教士）

貝哥法，勃呂那，佛郎沙，俾斯帶匿，忒羅巴佗，余項，瑪利亞（衆水手）

船主

公主美麗娜及其從者（來稍遲）

（侯爵病臥船上，儘管伸著手向外望，若有所指。）

愛拉斯姆 看呀！你們看呀！這是什麼意思？

（船上的人都回頭來看侯爵。）

忒羅非墨 他好像望見什麼東西！

貝哥法 他好像有所指！

勃呂那 哦！他原來有所指！你們瞧不見那遠遠地的玫瑰花顏色嗎？還有那金閃閃的顏色！你們瞧不見嗎？她來了！

佛郎沙 他果然指得有理！你們看，怎樣一個燦爛的東西，從水上來！

(驀地裏起了一陣風，帶著很動聽的樂聲。)

俾斯帶匿 噫！原來那日內亞人所說的，(註一)都是一片鬼話！如今難道還有疑惑嗎？……連音樂都來了！……這還不是她？

(註一) 那日內亞人所說的，就是那貝忒耶和美麗嫻生了戀愛的消息。

貝哥法 一艘黃金的船，朝著我們發光！

勃呂那 (手舞足蹈，如同發狂一般，向著衆人。) 這是她！我同你們說。這正是她！
看呀！

(衆水手一齊攀登梯上，搖著帽子，向外歡呼。)

忒羅非墨 (跪在甲板上，兩手上舉。) 謝上帝！我要求你應許！在這個當兒，且慢——

把他失望的靈魂兒喊去！

(那樂聲又作，較前益發清楚。)

貝哥法 她掛著緋紅色的旗幟，愈趨愈近了。

勃呂那 還有那杏黃色的幕！

佛郎沙 什麼東西，都是光彩！

俾斯帶匿 像這樣兒的船，恐怕什麼人都沒有見過！

忒羅巴佗 這樂聲是從七絃琴裏發出的呀！可不是嗎？

勃呂那 你們看！甚至於那些槳兒，都是用花編的！

貝哥法 不但如此；就是那無情的海水，遇到她的槳兒，也都生出了怪好看

的浪花！

船主 她那艘船在海上駛，好像在波斯的地毯上滑過！

余項 你們看見她嗎？啊！何等美麗！

愛拉斯姆 三角鋼琴，胡琴，月琴的聲音！

忒羅非墨 這簡直是位薩巴的王后（註二）

（註二）薩巴的王后，名喚巴爾姬，也是一位歷史上的美人，曾經去朝見過埃及王薩羅姆。

瑪利亞 她將到了！快舉手歡迎呀！

衆人 （一齊舉著手）美麗！光榮的公主呀……歡迎公主……公主萬歲……

……萬歲！

（她果真到了。）

衆人 （用很細微的聲音）肅靜！肅靜！……一齊跪下去……她……啊！這是她

呀！

（那艘船停了，美麗！從香煙繚繞的船帳底下，款步出來，面上帶些驚訝的神氣。）

美麗娜

(環顧左右) 嘆爲什麼他們都跪在地下……面上好像還有淚痕(向

衆人) 我的朋友呀! 我做夢嗎?

貝哥法

這是她講的話啊! 這是她!

美麗娜

(前進, 身體微顫) 但是他呢, 呂特爾?

忒羅非墨

公主勇敢的公主! 我應該通知你……他很病……他的面色……

美麗娜

啊……他的面色? 但是, 這都不妨, 因爲我已經戰勝我的恐怖了!

忒羅非墨

那末……就請……

美麗娜

(和呂特爾相見) 啊! 上帝! (跪下, 帶著嗚咽的聲音) 這不是爲我嗎?

(她繼續嗚咽地哭著……呂特爾的眼睛張開了, 他愈張愈大, 愈發光, 看著她

微笑)

愛拉斯姆

看呀!

美麗娜

他微笑!……呵! 這個微笑!……

忒羅非墨 他絲毫沒有疑惑，知道你一定要來！

美麗娜 (繼續跪著向他望) 雖然這樣遲延，他絲毫沒有疑惑？

貝哥法 公主，沒有！

勃呂那 就是我們也沒有！

美麗娜 你們也沒有！

佛郎沙 (高聲) 甚至於無論那日內亞人怎樣說，我們始終沒有！

美麗娜 (微露驚惶) 那日內亞人在他的面前嗎？那一定不是好話……可不

是嗎？……

忒羅非墨 (向美麗娜) 但是他絲毫沒有聽到。

呂特爾 (呻吟的聲音) 但是，我却語語聽到！

美麗娜 (叉手) 啊！上帝！不知道你聽到之後，能够怎樣想？……

呂特爾 (很和緩的聲音) 我想，這個消息，何等滑稽……我一語不發，雖然很——

輕的話都沒有……我但知道，你要到這裏來！

美麗姍 上帝！

呂特爾 我不聽這獨個人的話！我只管往下看——我有這往下看的必要；這是沒有疑惑的！我常常能够從這往下看裏，生出定力；生出有力的信仰；因此就引起很高很大的福音！

美麗姍 啊！原來……

呂特爾 你看，你現在不是已經到這裏嗎？

（幕閉）

靈魂的權利

登場人物

波羅

馬利阿

鶯娜

麥達蘭娜

地址 勃列安碧地方的別墅。

時間 現在。

意大利 Giuseppe Giacosa 著
靖譯

佈景 一個舊式陳設的起居室沒有僭俗的樣子。一架實用的火爐。一張沙發。一個寫字檯。一間內室在後面。左邊有門通入鶯娜的房間。窗門在右邊。波羅坐在寫字檯前，案上有一大堆的紙。

(僕人——麥達蘭娜進來。)

波 喂，他回來嗎？

麥 還沒回來。

波 他去了好久咧！

麥 我曾到郵局的咖啡館去找過他。

波 我叫你到他的屋子或花園裏去找他。何必遍村去跑呢？

麥 唔，他不在那裏。我想——他也不在咖啡館裏，他們已經告訴我他在什麼地

方了。他是到波格阿車站去迎接自來水廠的工程師的。收稅員看見他向火車站的那條路走去。他往往步行。但是因為工程師的緣故，他必定僱了驛車回來。

驛車一會兒就要到這裏了。這是真的，雖然——但是你聽見我的話嗎？

波 沒有，你出去罷。

麥 是，先生。但這是真的，若使自來水廠的工程師到這裏來，你的兄弟明天就不走了。你和太太不是要想明天走嗎？

波 是，不。我不曉得——是。我們打算明天走。讓我一個人在這裏罷。

麥 是，但我有什麼錯誤嗎？我說你的兄弟明天不想走，就是後天也未必走。他在這裏了。

馬 你尋找我嗎？

波 是，前一句鐘正在找你。

麥 波羅先生——這裏問我——

波 我沒有什麼事問你。走罷。（他以臂牽他外出。）

馬 有什麼事發生？

波 | 她（指鶯娜）是很難堪的。她不是在門外偷聽嗎？

馬 | 沒有的事，鎮靜些。我聽說她在花園裏有什麼事發生。你的樣子很煩惱。

波 | （停一停）你曉得廬山洛爲着什麼自殺嗎？

馬 | 不曉得。

波 | 他是爲愛情而自殺。爲着戀愛鶯娜。我有了證據——都在這裏。我今天剛剛發現這證據，不多一會工夫。他因爲愛我的妻而至自殺。你和我都是他的親戚；他是我少年時代的伴侶，是我至親密的朋友。他試盡法子強迫她去愛他。鶯娜拒絕他。他求之不已；鶯娜很堅決地回絕他。他受了這樣的打擊，他就自殺了。

馬 | 你怎麼曉得？

波 | 我有這些的證據，我告訴你。我把這些證據讀過一個鐘頭了。我還是迷惑不定啊！這些證據留在那裏已有一個月了。這是你曉得的，我在米蘭一接到他在倫敦自殺的電報，我就立刻趕到廬山洛屋子裏，搜集他的許多信件，打做一包，

并蓋着印，帶到這裏。

馬 我已叫你把這些東西燒掉。

波 我實在要這樣做，但過後我想最好等待那醫院的管事人把他交託的那些財產，檢查了帳目再說。一點鐘前，某委員受了縣知事的命令，給我由尸體搜出的一個小包，我們住在倫敦的領事官前曾將這小包寄呈外交總長。我剛剛把包裹的東西放在案上。那時我不曉得爲什麼，要想去尋討他自殺的原因，這原因好像沒有一個人能解釋的。（馬利阿站起來）你曉得嗎？你疑惑這原因嗎？

馬 我疑惑——

波 疑惑！你已曉得這戀愛的事嗎？

馬 喂，喂——我要勸你，你自己不必這樣刺激呵！

波 不——答應我罷！你曉得嗎？

馬 我已覺得這事——是的，廬山洛的頭腦昏了。

波 你永沒告訴我什麼事哩？

馬 我能够告訴你什麼事？這些事情在別人看起來必定覺得更重大更可氣，過於事實的本身。倘若我一冒昧，我也許大錯了；我只看見你和鶯娜當你小住這村落的時候。若使你和她同居好多年，都沒發覺什麼事——另一方面講，鶯娜往往能保衛自己，她很曉得怎樣去抵禦外誘。

波 唉，鶯娜呀！鶯娜是神聖呀！我常常想她是一個神聖。但是現在——

馬 說下去——告訴我。

波 在這小包裏，我找到一封信，我知道這是鶯娜親手寫的。

馬 你的妻和我們的表兄弟通信，算是極自然的事。

波 極自然。我讀過這封信了。在這裏（馬利阿站起取信）不，你聽罷。（波羅念信）

「你的信說——」（說話）這信上邊沒有稱呼。（又念）「你的信說，倘若我不答應，你就要立刻回去。我愛我的丈夫，這句話就是回答。永遠只有這一句話。我求